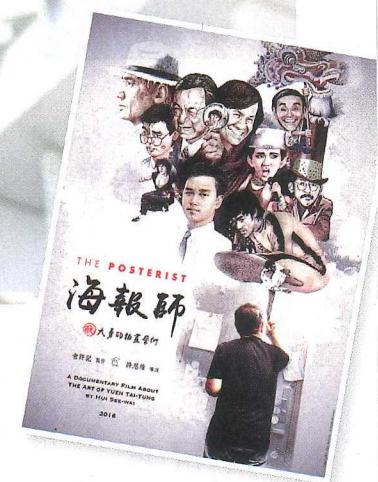




◀許思維的「老許記」公司源自於二十六年前父親的電影《雞同鴨講》，是他去美國留學前看的最後一部港產片，父親的演出令他留下深刻印象。

▼《海報師》在電影中心和元創方放映的特別場，吸引了不少年輕觀眾。



# 許冠文有子繼承衣鉢 許思維機緣巧合做導演



▲《海報師》每次上映，許冠文太太（右後）都一定捧場，中環露天放映時也一早與思維太太、孫女準備凳仔為仔仔撐場。

▼香港藝術中心舉辦的「ifva影像嘉年華」是香港首個戶外影像藝術節，許思維的《海報師》被選為露天放映影片。



許思維用了一年時間拍《海報師》這套紀錄片，細述一位用一枝筆畫了二百多幅港產片海報，被譽為「香港電影海報教父」的神級人物阮大勇，上周末這套紀錄片獲「ifva 影像嘉年華」選作露天放映影片，在中環海濱摩天輪的夜空下，讓觀眾感受一段港產片的「星光之旅」。

撰文：徐雲 攝影：洪志富

這是許思維首次執導的紀錄片，如果你沒有聽過許思維這個名字？一點也不奇怪，不過他甚有來頭，是許冠文的兒子，在大學修讀電腦工程，畢業後選擇北上經商的「星二代」，可是在商海繞了一個大圈，最終卻回歸電影；去年用高清修復推出了《雞同鴨講》、《合家歡》、《神算》及《新半斤八兩》藍光合輯，今年更執起導演筒拍紀錄片，不難想像「許氏兄弟」的戲劇細胞漸漸在下一代身上顯現。

思維對自己的導演路卻有另一番解讀， he 說：「我不是想做導演，拍這套紀錄片是因為阮老師（阮大勇）這個特別的人物，是可遇不可求的機緣，我沒有讀過電影，對電影的了解只是平時去戲院看戲和買影碟，這些不知道算不算為現在做導演交的學費呢？哈哈！」他樣子像媽媽，但言談間的神態、語氣，很容易看到父親許冠文的影子。

近年許氏兄弟減少拍戲，許氏影業這個品牌也在觀眾腦海逐漸褪色，隨着電影

菲林的冷庫結業，許冠文一度打算將堆積如山的舊菲林丟棄，思維卻認為這是家族心血，抱着守護「家傳之寶」的心態着手將已發霉變色的舊菲林，重新掃描調色和修補製成藍光碟，當時公司保存了大量舊海報，他不忍當廢紙處理，想到買藍光合輯送海報，結果意想不到的是很多人指定要換阮大勇的海報，令他開始對這個人物產生好奇。

## 拍攝成本僅數萬元

輾轉之下找到這位隱世大師，他說：

「剛開始沒有想過拍紀錄片，和阮老師見面時他談了很多為許氏兄弟影片畫海報的情況，我想把聊天內容拍下來，給爸爸、叔叔他們看，也想讓堂弟了解父親的創業經歷，結果傾得愈深愈發現阮老師的經歷，猶如上一代香港人的奮鬥史，印證了一個時代的變遷，漸漸就有了拍紀錄片的念頭。」



▲鄒文懷對許思維的紀錄片非常讚賞



▲阮大勇的經歷和故事令許思維走上導演之路

▼許冠傑獲阮大勇贈送手繪環保袋，非常開心。



▼許冠傑獲阮大勇贈送手繪環保袋，非常開心。

## 特別場上映反應好

思維將影碟送去叔叔許冠傑家，阿 Sam 馬上拉着他一齊看，一邊看一邊問，還一邊回憶，整個過程和觀眾的反應，與的人欣賞， he 說：「那天我請了鄒文懷的女兒來看，我們是多年好友，她說爸爸也會來，看完鄒先生和我說『我在這部片中看到自己的青春歲月』，我聽了這句話很感動。」

雖然他謙稱自己只是業餘水準，但他在這套紀錄片中從鏡頭的運用，到說故事的技巧，以及配樂、剪接等都不俗，當中灌注的真摯情意，更令人看後有一種莫名的感動。

《海報師》用了一年時間拍完，成本據他所說只是港幣數萬元，最花精神是用了大量時間做資料搜集，但思維笑說自己的

時間不值錢，今年七月租下「電影資料館」的戲院放映特別場，招待朋友、家人和參與的人欣賞， he 說：「那天我請了鄒文懷

的女兒來看，我們是多年好友，她說爸爸也會來，看完鄒先生和我說『我在這部片中看到自己的青春歲月』，我聽了這句話很感動。」

都令他感覺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至於父親許冠文一開始並不知道他想拍紀錄片，拍到中途他覺得片中應該安排父親和阮老師相見，因為阮大勇第一次畫的電影海報就是許氏兄弟的《天才與白痴》，之後許氏出品的十六部電影海報都出自對方手筆，可是四十年來兩人只是早期見過一、兩次面，這次重見為紀錄片添了不少溫情；阮老師感激許氏兄弟給他機會成為「海報師」，許冠文也感謝他的海報吸引了觀眾進場欣賞，雙方惺惺相惜。

許冠文想不到兒子步他後塵執起導演筒，同樣思維也不想借助「星二代」的光環為自己加持， he 透露當初為了見阮老師一面，足足用了一個月時間努力游說， he 說：「我記得第一次約好上門拜訪前，心情緊張到不得了，擔心他是一個很嚴肅的人，想不到阮老師拿出一張舊照片做見面禮，那是四十年前和父親、叔叔第一次見面時的合照，原來阮老師是一個很念舊、很重感情的人，這張照片一直被他好好保存。」

他的特別場同時吸引了不少行內人，安樂電影公司特地與他接洽在港九兩地的電影中心再安排五場特別場，希望了解觀眾的反應再決定下一步發行計劃，結果觀眾反應熱烈五場爆滿，尤其對一班文青很有吸引力，對於安樂公司「試水溫」後的下一步發展，思維說：「我只希望看完這部片的人，對阮老師有更多認識，也希望藉此對『許氏兄弟』的電影盡一分保育的責任，如果再有同樣的機緣，我希望下一次是從側面角度，發掘父親或叔父輩的電